

花火

花火

一爱倾城
遗忘系列 03

与独木舟

平生我
程

The furthest distance
in the world

米 饼 Mibing 著

北方联合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春风文艺出版社

我生来

米饼 著

北方联合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春风文艺出版社

© 米 饼 2011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君生我未生 / 米饼著. — 沈阳: 春风文艺出版社,
2011.6

ISBN 978-7-5313-3967-0

I. ①君… II. ①米…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048041 号

君生我未生

责任编辑 王 平
责任校对 范丽颖
装帧设计 熊 琮 珏 珏 陈婷婷
封面插画 苍狼野兽
选题策划 花火工作室
特约编辑 夏丕琰
幅面尺寸 145mm×210mm
字 数 277 千字
印 张 9 5
版 次 2011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1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出版发行 北方联合出版传媒 (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春风文艺出版社
地 址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 25 号
邮 编 110003
网 址 www.chinachunfeng.net
购书热线 024-23284402
印 刷 湖南凌华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ISBN 978-7-5313-3967-0

定价: 19.80 元

常年法律顾问: 陈光 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 024-23284029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联系电话: 0731-82755886

目录

楔子 / 001

第一章 / 003

再见，旧时光
你动人的模样
聪明而简单，深情又倔犟
还有你的歌，还有我的梦，在路上

第二章 / 03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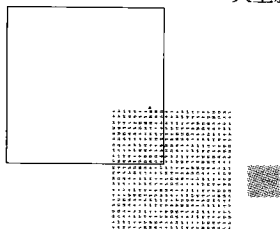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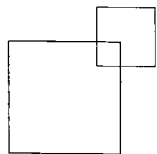
是你去唤醒我
努力才能被爱慕
但回头目睹你
为我好，不为自己好

第三章 / 063

玫瑰的红
容易受伤的梦
握在手中却流失于指缝
再落空

第四章 / 091

你不敢想明天
我不肯说再见
有人说一次告别
天上就会有颗星又熄灭



第五章 / 131

爱是折磨人的东西
却又舍不得就这样放弃
不停揣测你的心里
可有我姓名

第六章 / 169

沉默怎么能说明一切
等待怎么能没有终点
未来怎么能不管从前
真心怎么能说变就变

第七章 / 201

你证明了每一颗流星
都遥不可及
你为了我每个所以
所以了这一百年孤寂

第八章 / 229

假如我不曾爱你
我不会失去自己
想念的刺，盯住我的位置
尽管我得到世界
有些幸福不是我的

尾声 / 255

I can't live
If living is without you
I can't give
I can't give anymore

后记 / 293

[楔子]

WEDGE

夜凉如水，天空如泼了墨一般，苍穹茫茫，暗无星光，低沉得仿佛要压下来。空气里掺杂着逼闷压抑的气息，四周鸦雀无声，死寂一片，像灵堂里的气氛，萎靡悲怆，灵魂都在上面飘荡，俯瞰着自己的灵位。不时刮起的大风犹如凄凉的挽歌，如泣如诉，让人绝望。

卧室门被推开，又轻轻地关上，吧嗒一声，原本一室的沉寂犹如被搅浑了的湖水，开始不安地翻动。波涛缱绻，浪声如雷鸣，不断地推搡挤迫，争个你死我活，却深深地陷入对方，最后鱼死网破。

窗下的躺椅上坐着一名男子，俊朗的脸庞上尽是疲惫，下巴冒出短短的青色胡楂，剑眉微蹙，像陷入了梦魇，不得安稳。

笑柔一步步地走过来，两腿似灌了铅一样沉重，每一步都仿若踩在荆棘之上，又沉又疼，短短几米的距离，她感觉好像总是到不了他的身边。

她站在他面前，居高临下地看了他许久，最终缓缓俯下身，想要吻他的脸。

他蓦然睁开眼，四目相对，笑柔顿了顿，唇边牵强地浮起淡淡的笑容。

他说：“你来了。”

她点点头，慢慢地蹲了下去，与他平视。

“言方，我们结婚吧。”

言方看着她，脸色没有丝毫的变化，深邃如渊的黑眸中渐渐浮上来的温柔越发让她感到恐惧。

她故作镇静地笑，直到两腮麻木，僵硬。

“不可以。”他摇头，轻柔地拒绝她，言简意赅。

“你不要忘记，那张光盘在我的手上。”

“那代表不了什么。”他越发温柔，依然平静得如他眸底的深潭，波澜不惊，她故意这么说却激不起他半分怒意。

她轻笑：“是代表不了什么，但一纸婚书，抵消这张光盘。”

“那一张光盘足以让你身败名裂，一无所有。”她说得凶狠，狠得连那笑容都在颤抖，她从来没有做演员的天分。

言方倾过身，伸手触碰她的脸颊，轻轻抚摸，修长的手指一直绕到她脑后，将她扯进怀里，紧紧地抱着，似要把她融进血液里。

他把脸埋在她的颈窝里，混浊炽热的呼吸扑在颈间，她抵在他衣襟前只觉得冷，被他抱着，周围都是她熟悉至极的气息，是她愿意这辈子都沉溺在里面的气息。眼泪从眼眶里打了个转直落下来，一滴一滴，最后数以百计，珠落玉盘，混沌一片。

“我们为什么会走到这一步？”

为什么？她不知道，她原本以为只要循规蹈矩地走着她该走的路，就算荆棘密布，上天也会眷顾她。但没有，上天给了她一条路，一段生活，一个男人，这是她的所有，全部。

她爱得比谁都深，比谁都真，耗了这么久，一路跌宕起伏，她都熬过来了，偏偏最后这一关，她没的选择，唯有纵身跃下万丈的悬崖。

就算没有死，亦粉身碎骨，万劫不复。

她还记得第一次见到言方时的情景……如今，恍如隔世。



[第一章]

CHAPTER ONE

再见，旧时光
你动人的模样
聪明而简单，深情又倔强
还有你的歌，还有我的梦，在路上

[1]

黑沉沉的窗外淅淅沥沥地下着雨，天花板上的吊扇转起初夏腻人的热风，蚊子在裸露的皮肤上迅速留下几个红点，痒痒的让人禁不住去挠，挠破了血丝渗出来，一点点樱红犹觉得显眼。

班主任站在讲台上给在座的家长讲解高考前最后这段时间的安排，笑柔坐在后排，背脊挨着冰凉的墙壁，情绪低落，精神恍惚，目光无神，班主任的声音像隔着重重的云层传过来，模糊不清。

家长会后宵宵跑过来对她说：“班主任让你去一趟办公室。”

“好。”她站起来，宵宵看看她，凑过来好奇地问：“那个男人是谁？”

办公室里除了班主任还有一个人，隔着茶色的玻璃，她看见那个高大的男人站在班主任的办公桌前。

班主任叹了口气，惋惜又严厉地说：“她一贯成绩优异，这次模拟考起伏得厉害，高考冲刺阶段这样的状况可不是什么好事。”

“最近家中出了些意外的状况，或是她没整理好情绪。”男人声音低沉醇厚，一如刚才见面时，他彬彬有礼地向她打招呼。

开家长会的事她没有告诉妈妈，即使和她说了又有什么用，又会像上次那样说来不了。这个男人好似凭空冒出来的一样，告诉她，他是代表她的家长来参加家长会的。

笑柔好奇地打量他，男人身材高挺、面容清秀、衣着得体，显衬着他与众不同的俊朗。

他和谁有那么点像，但总归是陌生的。

“我叫言方，你父亲的兄弟。”他绅士般地伸出右手。

笑柔看着他的手，并没有动作，脸色微微沉下去，终是明白了怎么回事，幽幽地说：“他还不是我父亲。”

班主任看见她躲在门外的影子：“赵笑柔，怎么不进来？”

她无处可躲，局促地站出来，垂着头走进去。

她低着头木偶一般站在言方身边，视线里只有他笔挺的西装裤。

班主任好一顿训，她唯唯诺诺地听着，自始至终言方都没有插过一句话。直到最后，他们一前一后走出办公室，她才鼓足勇气抬起头去看他：“你怎么知道的？”

言方从衣兜里拿出一张纸递给她，说：“嫂子发现了你藏起来的通知单。”

通知单她一直压在电脑键盘下，过了两天便忘了，她以为妈妈常不在家，必不会看见。

“她知道你是故意藏起来的。”

“那又怎样？”她故作轻松地接过通知单，揉成一团攥在手心。

言方轻轻露出一抹微笑，说：“她在忙婚礼的事，实在走不开……”

“没关系，不是什么要紧的事，所以我也没有和她说。”她勉强地冲他笑笑，“只是，不该麻烦你。”

“嫂子拜托我来看看，她说你有两天都没有回家了。”

“所以你来了？”笑柔蓦地打断他，言方诧异，她一下变了情绪，眼神里含着渐起的愤怒，“我甚至不认识你，更谈不上有什么关系，为什么是你来？”她不想这样没礼貌，只是一听到妈妈不来的原因是很忙走不开后她就觉得很愤怒，她不知道要不要责怪她，但又凭什么责怪她？

她假装不了镇静，满心的失落和委屈直往胸口涌，鼻尖一酸眼眶被泪水挤得满满的。

妈妈要再嫁，她以为自己早就做好了心理准备，在家里第一次看见言士尹时，她就知道终会有这么一天，他会侵入进来成为她的第二个父亲，但她心里到底还是抗拒。

妈妈好不容易开口告诉她，并连连说若她不愿意就算了。

言士尹在这座城市有一定的地位和威望，他事业有成，却早年丧偶，膝下并无子女，空窗数十载，现在却要娶几乎一无所有更兼带着个拖油瓶的妈妈，让众人无不吃惊。

妈妈只是一个不甚出名的作家，她曾经也自嘲过，日渐衰老的年纪和容貌，确实担当不起这样的抬爱。

但言士尹坚持要娶她，还让她不要理会那些忌妒的人。就算那种高攀的流言飞语漫天飘，他也要为她遮挡过去。

笑柔也羡慕这样看似脱离尘俗的爱情。

她十二岁的时候就失去了父亲，一场车祸留给她一个支离破碎的家庭，而这个支离破碎的家庭却由妈妈单薄的肩膀一直颤颤巍巍地扛了六年。

她对不住妈妈的地方实在太多，她以为妈妈再嫁会让她松一口气，可自己却远远没有当初想的那么大度。混乱的情绪让她一直很好的成绩一路下滑，她以为妈妈会因为担心而来参加这个家长会，可到头来站在她面前的却是一个全然陌生的男人。

教室里的人几乎走光了，宵宵见笑柔那么久还没回来便一并拿了她的书包去办公室找她，远远便看见她与一个男人面对面站着。

“笑柔。”宵宵走过去，疑惑地看看两人，还打量了言方一番，“同学都走光了，你还在这儿做什么呢？”

笑柔说：“刚被训完出来。”

“走吧，很晚了。”宵宵把书包递给她。

言方开口说：“我送你们吧。”

笑柔摇摇头：“不用，这两天我都住在朋友家，你和妈妈说让她别担心，这个星期还有一连串的比赛，考完我就回去。”

“你原来的家已经搬空了。”

笑柔吃了一惊：“怎么会？不是说下个星期才搬吗？”

“租房子的人要求提前。”

笑柔傻了，一下子竟然说不出话来，心里绞着难受。

言方看见她难受，叹了口气，说：“今晚我送你回大哥那里。”
说罢他已转身下楼。

宵宵担心地挽着她的手臂：“你还好吧？”

笑柔摇摇头，喉咙里已带着哭腔。这一切来得那么快，快得让她措手不及，那个还装着她对爸爸回忆的房子已经落入他人手中，她知道的时候为时已晚。这样也好，不用自己亲手去搬走那些东西，那样反而会增加不舍，就像一把生锈的剪刀迟钝地在剪一块布，剪不开，在同一处地方摩擦切割，到最后，布被剪开了，却带着伤痕累累。

车子开到花圃路口，宵宵下车，宽敞的车厢里只剩下言方和笑柔，沉默的气氛带着压抑。

笑柔一直看着窗外，街道上五颜六色的霓虹灯像繁花一样一簇簇地照在车身上，附在车窗上的雨滴像万花筒一样倒映着斑斓的色彩，那些光亮透过玻璃照亮她的脸庞，稍纵即逝的景色在她的眸中迅速掠过，拼力也留不下一丝痕迹。

“笑柔。”

她怔了怔，听见言方在叫她，回过头来，正对上他从后视镜里看向她的眼睛。

“你不应该逃避，有些事情即使再难以接受，也要假装成自己能够接受和体谅。”

她垂着头，默不作声，半晌才抬起眼，睫毛上隐约挂着泪水。她感到全身无力，仰靠在柔软的椅背上。

“我就是高估了自己的度量，以为妈妈幸福，她愿意，我就愿意。可我发现自己原来那么的自私，我已经失去了爸爸，更不愿意让别人和我抢妈妈。我知道会有那么一天，内心作祟，总觉得她好像慢慢地淡忘了我似的，可我阻止不了也没权利阻止。妈妈还年轻，我

拼命说服自己她应该追求自己的幸福，可每次我以为自己能放下的时候都会突然地后悔。”

她不知道为什么会对他，一个还是第一次谋面的人恍若熟悉至极，还说了这么多，说完后心里满满的挤压便消散了一些，她知道，这一切都成了定局。

她无奈地露出一抹微笑：“人是不是都是这样，越说没关系就越是在意？”

“过一些日子你就会没那么多想法了。”

他的声音很轻，醇醇的很好听，温柔恬淡。

“希望如此。”她笑了笑，头靠在车窗玻璃上，闭上眼，安静得像睡着了一样。

车子停下时笑柔就醒了，雨已经停了，街上湿漉漉的，水洼反射着橘黄的路灯。夜里风柔柔的，吹着雨后的清凉，从四面八方徐徐拂过，吹起她的刘海儿。

言方说：“上去吧。”

笑柔点点头，走了两步又折回来，第一次对他露出真诚的笑容：“过两天妈妈婚礼过后，我就要唤你小叔了。”

“相同的，那两天之后我也多了个侄女。”

“谢谢你。”

言方笑了笑，朝她挥挥手回到车上，笑柔一直站在原地，直至看着他的车子消失在夜幕中，才缓缓地走到楼下的可视电话前按了一个门牌号。

大门吧嗒一声打开了，她听见妈妈焦急的声音从话筒那边传来：“笑柔，你可回来了，赶紧上来。”

那是赵笑柔第一次遇见言方，在她生活最失意的时候，茫然无绪被冲淡了方向的时候，无意地遇到了他。

他轻轻地劝她，就算做不到大度，也要假装大度。

只有将所有事情都装作无所谓了，装作看开了，才能安然地生活下去。

[2]

三月份的南方还弥漫着寒冷的气息，今年的天气很不寻常，冷空气不断地走了又来，反反复复，以至于入了春都还没有透露出新生的气息，人也变得极其的慵懒。

“哎哟，太阳都快下山了你还在睡，真春眠不觉晓啊！”宵宵上课回来，看见笑柔还窝在被窝里，难怪刚才在教室给她打了八百通电话都是关机。

“你倒是起来啊。”宵宵放下书，踩着凳子站高了去，一把把笑柔的被子掀开。

“干吗？”感觉身上一空，凉飕飕的寒风迅速钻进了被子，笑柔立即弹坐起来抢回被子缩成一团，怒眼瞪着宵宵，“我上午没课。”

“你不是没课，你是只上专业课，与其说你只上专业课不如说你不敢不上专业课。”

宵宵太了解她了，从高中到大学，两个人经过时间的洗礼相互了解得透彻。

笑柔白了宵宵一眼，抓起手机看时间，说：“哦，又到了午饭时间。”

这家伙，只记得睡觉吃饭！

宵宵火了，伸手一巴掌拍在笑柔的大腿上，随即宿舍里传出一声惨叫，笑柔抱着腿在床上滚了一个来回，嘴上不停地对宵宵抱怨。

“你狠，你好狠！”

“我可是有正事和你说呢。”宵宵无视她的痛楚，把一张票扔在她面前，“晚上七点半，学校大礼堂有一场讲座。”

笑柔两指夹起票一看：“金融分析讲座？关我什么事？我是学新闻的。”

宵宵提醒她：“难道你就不记得你下周一要交的新闻策划，关于如今世界金融体系和发展的？”

“对哦。”笑柔如梦初醒，狠狠地拍了一下脑袋，她怎么就忘了这回事呢？！

笑柔利索地爬下床，穿衣梳洗，肚子饿得咕噜咕噜叫，提醒她该找东西果腹了。

晚上七点，笑柔左手被宵宵拉着，右手抱着笔记本电脑急速地朝礼堂跑去。她脚下连连踉跄，跑得上气不接下气，想喊住宵宵喉咙却像塞了颗核桃。

等跑到礼堂前，她差点儿没两眼一翻口吐白沫地倒下去。

宵宵以为她们已经够早的了，进去了才知道，绝好的位子都坐满了人，只余下靠后的零星座位。

她懊恼地撅起嘴：“来早些就好了。”

“你再啰唆当心连站的地方都没有了。”笑柔说着便小心翼翼地往里面挤，待两人坐定把电脑打开来，环视一周，发现不只金融系的，连艺术系和体育系都有人来，好几个同系的，都是为了那份难以下手的作业。

两人刚坐下，后排的灯光一点点暗下来。

宵宵凑过来，低声对着笑柔说：“我听说，这次的演讲者里有一位是国内知名的CFA，也就是金融分析师。他手下有自己的投资公司，还在海外拓展业务，长得一表人才，若不是有女朋友了，倒是有型多金的钻石王老五。”

笑柔头也没回：“你见过？”

宵宵挑挑眉：“没有，都是传闻，等会儿出来不就知道了。”

她话音刚落，周围的人纷纷站了起来，礼堂里响起热烈的掌声。

两人半天还没明白怎么一回事，人们已经重新落座。

副院长在台上致辞，笑柔戴上防辐射眼镜，对着笔记本电脑把作业格式调好，现在只缺一个例子就能完成了。

忽然手臂被猛地一戳，宵宵兴奋地低叫：“笑柔笑柔，你看你看。”

笑柔皱了皱眉：“我看着呢。”

“不是，你看台上，我说的那个CFA，这次传闻是真的。”

笑柔好奇地抬头，她坐的座位离讲台有些远了，看得有些模糊，她看见站在讲台中间那个身材高大的男人时，怔了一下，难道是看错了？

她摘下眼镜，微微倾下身子。

竟然是言方。

她记得他，高三那年的家长会他突然而至，说起来唐突又怪异。但他劝她的那句“将所有事都装作无所谓，才能安然过活”让她记忆犹新。

然后是妈妈和言士尹婚礼上的再次见面，说的话并不多，后来聊起他，笑柔才知道，言方是言士尹同父异母的弟弟，长她八岁。

恍惚又过了两年，言方那种淡然沉稳，冷漠而内敛的形象如今还是那么清晰地留在记忆里。

整个演讲过程她都不能静下心来，更别说去听。她坐在黑压压的人群中，远远地看着台上的言方，他一身黑色的西装，颀长高挺的身材，一如既往地沉稳，见惯了大场面的人，面容淡定自若，从容不迫，语调里没有跌宕起伏，不时穿插的小幽默能引起全场的笑声，而他不过是微微一笑，温文儒雅，从不过分，却神采飞扬。

直到演讲结束，笑柔的电脑屏幕和她的脑袋一样还是空白一片。

宵宵惊讶地问：“你来发呆的吗？作业呢？你听到哪儿去了？”

笑柔不敢说她是因为台上的那个人而分神了，于是苦笑着摇摇

头：“我应该把录音机带来的。”

她关掉笔记本电脑站起来，在转身的一瞬间忽然抬头向讲台望去，猝不及防地与一个眼神四目相对。

她愣了一下，待看清楚是言方的时候，心跳突然漏了一拍。他自台上遥遥地望过来，当笑柔感觉到目光的时候，他朝她微微一颌首，嘴角轻轻地扬起温恬的笑容，隔得那么远竟然能清晰入目。

笑柔呆了呆，她不确定他是否是在对她笑，毕竟他们很久没见，她不能肯定言方是否还记得她，而且礼堂宽大，许多人未走，她不过是陷在人群里的其中之一。

她尴尬地低下头，装作没看见似的，从容地抱起笔记本电脑跟在宵宵后面离开了礼堂。

宵宵问她：“你怎么了？感觉怪怪的。”

“哪有？”笑柔努努嘴。

“我感觉是。”从演讲开始宵宵就觉得她心不在焉，时而望望讲台，时而对着笔记本电脑发呆，食指在触板上乱画，鼠标满屏幕地乱跑。

笑柔阻止她的继续追问：“哎呀，我要回家，你顺道吗？”

宵宵叹了口气，说：“走，我今晚要陪我嫂子去新悦城扫荡，我哥恨死新悦城的老板了。”

笑柔咯咯地笑了起来：“人家打开门做生意，一个愿卖一个愿买，你哥怨不得别人。再有，你嫂子太性情了。”

她和宵宵都是本市的学生，学校远在城郊外，她若是每天一来一回，辗转着换乘短线公交车，哪里受得了。而宵宵的毅力非凡，她没事三天两头儿就往家里跑。

笑柔住校，周末她答应妈妈要回家，而今天，妈妈叫她回去吃饭，估计不是有人来就是有事要谈。

两人乘公交车往市区去，到站后在站牌下分开，笑柔还需要到